

# 戎馬生涯

(十六)

李品仙

## 荒謬的停戰八條件

徐州失守，南京不免有唇亡齒寒之感，同時東北的共軍於攻下瀋陽、錦州國軍最後兩個據點之後，源源入關，平津形勢不變，至三十七年十二月下旬，那時全國上上下下人心惶惶，謠言紛起，南京若干機關開始撤退，社會秩序已形混亂。繼北平的傅作義與匪醞釀局部和平之後，京、滬兩地也傳來和談之聲。事實上，徐蚌會戰失敗，國軍精銳被創，尤其經濟崩潰，人心渙散，士氣衰落，繼續作戰已無多大把握，所以當時不僅第三方面的人士出而奔走和平，即本黨部分政要、元老也主張停戰恢復和談。

三十八年元旦，總統蔣公發表文告，表示不計個人進退，促進國內和平之願望。過了幾天現任總統府資政的張羣先生與黃紹雄銜命飛來漢口訪晤白長官崇禧，徵詢和談意見。他們在漢口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去長沙訪晤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頌雲。此時華中長官公署之下只有在荆宜一帶的宋希濂兵團，在平漢線上豫南一帶的張軫兵團，以及在漢口外圍的張淦兵團；這三個兵團總共不過十數萬人，原來加上黃維兵團對付劉伯

承、陳廣兩股匪軍尚可應付，今黃維兵團於東援徐蚌途中為匪包圍殲滅，而今後匪軍陳毅及林彪兩股均可傾巢而來，面臨此一危險情勢，實在有捉襟見肘之感。因此明知和比戰難也只有贊成一試了。經過一番研究之後，白長官乃電呈中央贊同和議，雙方停戰，以期博取一時的緩和。據說那時南京方面副總統在邵力子、張治中、黃紹雄、甘介侯等包圍慫恿之下也力主和議。

於是，總統蔣公於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宣佈暫行引退，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早在總統宣佈引退的前幾天，共匪方面就提出所謂「和談八條件」，行政院也發表了政府願雙方先無條件停戰，再各派代表協商和平辦法的意見。共匪的八條件自然荒謬絕倫與行政院的意見相去太遠，可是主張和談的人士看來，既然對方已開出價錢就總有談判的餘地，初不知這只是共黨的心戰，實際上他自認已勝利在握，根本無和談的需要了。

李代總統視事之後，為表示政府謀和誠意，一面派定邵力子、張治中等為和談代表，聽候和談，一面與李濟琛、羅隆基等共產黨的同路人連絡斡旋和平；同時為討好對方下令取消全國戒嚴

令，解除報章雜誌禁令，釋放政治犯，及撤銷特種刑事法庭等；最後並逕電毛匪澤東，承認以毛匪所提之八條件作和談基礎；可說已極盡謙恭忍辱的能事。可是共匪竟百般挑剔，幾經磋商，直至四月一日纔開始和談，而所謂和談實際等於強迫無條件接受投降條款而已。經過三次限期，兩次會議，最後於四月十五日，共匪方面以最後修正的八條二十四款要求簽字，並以四月二十日為最後期限。這八條二十四款，可說至為苛刻；後來想起共匪定在四月一日愚人節開始和談，不禁啞然失笑。

四月十六日，李代總統派遣的和談代表之一的黃紹雄由北平返回南京，將共匪的八條二十四款攜回請示。我當時適因事由漢去京，是晚得在代總統官邸參加聽取黃代表有關和談經過的報告。當黃代表報告完畢並將共匪所提出的條款宣讀之後，所有在座的人面面相覷無一語約有兩三分鐘之久。我素來心直口快，觀此光景實在有些忍不住了，於是我對黃紹雄說：「我看這些條款的內容，不是和談，完全是迫降罷了。」黃代表有幾分尷尬的說：「我們不知道費了多少唇舌，才達成這樣的條件。這是最後的決定，共方是不

會再讓步了。我們自己也要考量考量，如不承認，只有再戰；再戰結果，有無把握？」此時在座諸人仍然默不作聲，最後李代總統掃視大家一遍之後說：「茲事體大，容我考慮後再行答覆。」和談事實上就此停止四月十九日正式予以拒絕。

這次和談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既沒有利用這段時間作重新有效的備戰，反而讓共匪利用這段時間作有效的心戰、滲透，瓦解我軍民主氣。

四月二十一日共匪大舉渡江；長江雖稱天塹，但戰線過廣我軍守備兵力不足，且如江陰要塞，守軍將領的無能為敵所乘，至使匪軍毫不費力即從此先渡，隨後荻港亦被敵強渡，長江天險遂即失守。我前二十一集團軍四十八軍之一七四師（師長吳中堅），自一月底以來據守安慶，作為國軍在長江北岸的橋頭堡，經匪數度猛攻始終屹立不動，至此亦只好自動放棄，向長江南岸撤退。

同日，我政府又發表文告，堅決作戰，李代總統並令何應欽上將兼長國防部統一指揮軍事。那時，大部份政府機關早已於二月初即遷往廣州，南京遂於四月二十三日自動撤守。共軍渡過長江之後一面進攻上海，一面沿浙贛路發展進出江西。此時江北共軍除原來的陳毅、劉伯承兩股外，其他原來東北、華北各戰場的共軍，如林彪、彭德懷等的部隊亦傾巢南犯，其總兵力已數倍於我。因此戰局遂呈一面倒之勢；不久武漢、上海均相繼棄守。

華中長官部在和談期間，本中央備戰求和的決策，在軍事上以張軫兵團在平漢線上至南陽一帶，防止共軍南進，張淦兵團防守武漢外圍確保

武漢三鎮，宋希濂兵團則集中荆宜一帶整補，準備策應各方面之作戰；在政治方面遵照中央戡亂動員綱要，參酌地方情形，擬妥戡亂時期施政大綱準備實施；及共匪渡江，佔領京滬並沿浙贛路深入江西，側背頓感威脅，同時傳聞長沙綏靖主任程潛有向共匪靠攏的消息，遂不得不放棄武漢於五月中下旬逐次向湘北、湘中轉進。

中央拒絕共匪迫降條款決心繼續作戰之後，李代總統即任命我為桂林綏靖公署主任，要我回廣西加強作戰準備，與鞏固後方基地各事宜。我於五月一日率領必要人員自漢口乘機赴桂林；因我的老上司唐生智當時住在長沙，他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我想順便探聽他的意向，同時武漢方面已盛傳程潛有舉湖南靠攏的消息，也想藉商議西南防務問題順便觀察他的動靜，遂決定中途在長沙停留一日。抵長沙後當日即分別訪晤程頌雲主任及唐孟瀟，以及若干昔日的袍澤友好。由各種跡象觀察及得自可靠人士的報告，長沙確在醞釀向共匪靠攏，當地工農各界團體都有共黨份子，在內把持，且有欲將我扣留之說。是夜程在省府設宴招待我，飯後我約他密談，我說：「頌公，你在黨國歷史上是勳業彪炳，極有地位的人，今黨國危亡，從大處看應該領導我們奮鬥救黨救國，從小處看無論如何應該珍重自己的光榮歷史，不能隨便附和年輕一輩人的意見輕舉妄動。這就是我們應有的道義而言，如果就實際利害權衡，你是湖南的家長，當然要以保全湖南大多數人的身家性命為基本考慮，今駐守湖北的國軍不下十餘萬，其中大部份是廣西的子弟，將來情況不利

必然要假道湖南退回廣西，所謂歸師勿遏，湖南無論如何是擋不住的。如果湖南有變，屆時長沙百數十萬人口的生命財產豈不無辜遭劫，是公愛之適足以害之！我為公謀，還是安定下來從長考慮為好。」

程聽完我的話囁囁嚅嚅的說：「此地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大家都是擁護政府的呀！」

我說：「我到此還不到半天已經得到許多報告，說長沙就要響應共黨，宣佈獨立了；我親眼在街上看到已經張貼了若干措詞不妥的標語。」

他說：「不會如此罷。」

我說：「請頌公派人暗中切實一查便可知曉。」稍停，我繼續說：「湖南是我的第二故鄉，頌公又是我的老長官，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今天赴桂中途在長沙停留一夜，就是遠道傳聞不敢輕信，特地前來拜望老長官了解實情。我明天上午即乘機飛桂，以後請隨時與武漢白健生兄連繫好了。」程頻頻領首。

翌晨，我又往訪唐孟瀟，那時街上原來的標語已經不見了。孟瀟堅留我吃午飯，我們談了很多，但談到對時局的看法，他便盡量閃避，表示不願過問。最後我告訴他，如果長沙環境有什麼變化，不願再住下去，希望老長官不要見棄，我歡迎大駕經桂林再到廣州參加戡亂工作。後來程附逆之後，他遂寫了一信由他的夫人偕同顧法師淨緣一同來到桂林，要我派出飛機送赴香港，他本人為何未離開湖南，我想他可能想暫時留在湖南，觀察一下大局情形再行定奪，及後他本人欲走時已無法出境了。

我和程潛的一夕話總算是發生了一點效果，原來他是準備與陳明仁於五月中旬上演附逆醜劇的，由我鄭重的告訴了他的利害，因此他才延遲了兩個多月，迨華中部隊撤至寶慶之後，方行公開附逆。

我回至桂林之後，於五月五日成立綏靖主任公署開始工作。本人離開廣西已經十年有餘，廣西的情形大體上是與戰前不相上下，地方行政人員仍多舊日袍澤，其中部分已經升調或因故去職，為時既久人事變遷，勢所不免，同時八年抗戰兵燹之餘，商業蕭條經濟衰落，亦屬必然之事。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對本省十年艱苦支持始終不懈，實是難能可貴的事。惟目下戡亂戰事頻頻失利，平津失守，京滬淪陷，各地土共紛紛出現，學生工人羣起搗亂，影響人心擾亂秩序，廣西不免亦被牽連，加之金融混亂風潮迭起，大局危機迫在眉睫。我廣西位在西南，已成反攻基地，一切工作急待進行，惟以時間迫急無暇兼籌並顧，只有選擇重要事項先行實施者如左：

- (1) 廣西原有保安部隊統歸綏靖公署指揮。
- (2) 省保安司令部奉中央行政院令撤消，其業務歸綏靖公署辦理。
- (3) 增編若干保安團充實戰備，其經費與省府會同籌劃。
- (4) 協助省府實施總動員法，動員人力物力配合國軍作戰。
- (5) 協助省府整理內政，安定人心，維持秩序。
- (6) 加強地方國民兵團配合國軍作戰。

#### (7) 分區綏靖肅清土共。

在我就任桂林綏靖主任後，時李代總統於南京撤守後，途經桂林，猶未前往廣州，省府主席黃旭初先生一日召集了一次臨時座談會。這次座談會後來獲知係由省議會前議長李任仁之請而召集的，座談會開始，李任仁首先說了很多為共匪張目的話，並說目前時局已經惡劣萬分無可挽救，和談二十四款不必害怕，這是與共黨合作的最後機會，接受二十四條款不失為明智之舉。當時在座的除黃主席而外，尚有軍管區司令呂競存，省府委員陳雄等多人，桂林市長陳恩元及蘇新民等人亦列席。他說完之後，在座諸人均相顧默然不語，僅省府委員陳雄表示贊同。最後黃主席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說：「李先生的想法是放棄戡亂與共黨合作，這完全是政治問題，我是軍人，軍人不應參與政治，只有服從政府的決策。與共黨合作的主張應由中央政府來決定，現李代總統正在桂林，可否請李先生向代總統建議。只要代總統決定了，我們自然秉承中樞命令行事；無須問我。」於是大家便悶不作聲，無言而散。

李任仁是白長官崇禧小學時代的老師。師以生貴，大家以往對他都表示尊敬。他一向在廣西擔任黨務、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聽他的這一次言論，就可見廣西此時社會上的思想也有多少紛歧。廣西在抗戰以前是思想最單純，民眾最團結，地方組織最嚴密的省份，李任仁先生竟有此主張，是我意想不到的。

### 大陸局勢迅速惡化

共匪渡江南犯之後，戡亂戰局，急轉直下。五月三日，杭州即告失陷。那時長江下游國軍，係集中兵力固守上海，匪軍亦集中兵力約二十萬來攻。激戰半月，至五月二十七日，上海終告失守。

上海失守後，在浙、閩方面的國軍退守東南海疆。沿浙贛路前進之匪軍，於攻佔南昌後，以一路進出湖南，拊華中國軍之背，一路向贛南發展，配合其進入福建匪軍，向廣東前進。至八月下旬，贛州、福州均已相繼失守，退守湘南衡寶一帶之華中國軍部隊，雖曾穩定一時，並一度收復湘鄉、安化，及獲得青樹坪的勝利，但此不過曇花一現而已。至十月上旬，由贛南前進之匪軍已竄陷韶關，湘西之匪軍已進至芷江；我據守衡寶之華中部隊陷於兩翼包圍的形勢中，不得不向西撤入廣西。

韶關陷匪，粵北之門戶洞開；衡寶撤守，匪軍可源源而下。當時廣州雖為政府所在地，却缺乏大軍防守，事實上亦無險可守。政府遂於十月中旬再遷重慶，廣州旋即放棄。此時，關中方面之國軍早已退守陝南川北一帶，湘西方面之匪已至貴州及廣西邊境。鄂西的重鎮宜昌在七月下旬即已失陷。因此政府移駐重慶不到半月，巴東告急，貴陽旋亦被匪竄入。重慶在東南兩面威脅之下，政府仍無法立足，故喘息未定，又倉皇疏遷成都。及遷至成都，不到十日匪軍已跟踪而至，而昆明方面又告不穩，不數日盧漢即公然投共。我國政府，至此在大陸已無可遷之處，遂於十二月八日由行政院長閻錫山先生（閻於五月在廣

州繼何應欽為行政院長)率領行政院及各部會，乘機遷運臺北，開府辦公，維持政務。當時李代總統，於十一月下旬隨政府自重慶遷蓉之後，因胃疾復發已赴港就醫，中樞一切委由閣院長負責處理。今 總統蔣公當時以總裁身份，見大陸局勢危在旦夕，亦於十一月中旬由臺北飛重慶，重慶危急時又飛赴成都，終以當時局勢已經混亂，軍隊鬪志瓦解，回天乏術，於成都棄守前飛返臺北。於是，整個四川隨告淪陷，在川各軍無形瓦解潰散。大陸的戡亂戰事，旋亦隨之落幕。匪偽政權則已於十月一日在北平上演。

自共匪於四月下旬渡江南犯之後，至五月下旬，在短短一個月之內，我京滬、武漢、西安均相繼失守，戰局已是一面倒之勢。當時我奉命回到桂林成立桂林綏靖公署不久，適李代總統亦返回桂林小住，我感於當時的局勢，如國軍再在匪軍追躡之下節節敗退，一任匪軍狼奔豕突，可能誠如俗話所說「兵敗如山倒」，整個國軍將迅速土崩瓦解，危險極了；我政府此時，必須下大決心，作大步後退，迅速脫離敵人，求得整理內政、部署軍隊、進行外交的機會，始可再戰。因此，我會向李代總統提出如下的建議：

(一) 中央政府應決心一舉即遷往雲南，以昆明為行都，擺脫匪軍威脅，使中樞能有時間安定下來，處理一切業務。

(二) 在軍事方面，立即選派三至四個得力的軍，移駐川南、黔西、桂西一帶，選定優良地形，部署堅固防守的陣地，並鎮壓滇省內部的可能異謀，安定後方。然後令其他

各軍，分途牽制匪軍，使其不能迅速接近滇省。爾後再待機反攻。

(三) 在東南沿海各軍，則防守海疆及閩浙一帶，與西南川、滇、黔、桂各軍互相聲援，維持目前態勢，俟整理完畢再行反攻。

(四) 恢復滇緬路及確保滇越鐵路對海外之交通運輸。

(五) 加強及開展外交工作，擴大國際宣傳，仍爭取美英各國的協助，使彼等了解國際共黨赤化中國之真相及未來赤化世界之危險，粉碎共黨的虛偽宣傳，揭開共黨偽裝土

## 編輯報告

編者

△張彝鼎博士的大著：「鑑秋憶往」，從張氏啓蒙、撰稿工讀、寫到清華園中，公費留美，以及他回國初謁 總統蔣公，任職行營，到河南六年，山西建設，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重拾教鞭之全部經過，頃承張氏交由中外雜誌自本期起開始連載，預定四期刊完，這便是歲暮云暮，中外對於讀者的又一新貢獻。

△民初傑傑徐樹錚將軍女公子徐櫻女士頃偕夫婿李方桂院士旅居夏威夷，承她為中外雜誌寫「六遊寶島」一文，第六次返台，觀感見聞大不相同，是一篇絕佳的篇章。

△羅卓英將軍戎馬一生功勳彪炳，是國軍名將之一，承羅氏女秘書褚問鵠女士在他逝世十三週年前夕，惠寄「羅卓英揚威異域」一文，

地改革者的假面具，以期獲取外援，及恢復美國對我的軍事援助。

上項建議，是當李代總統駐節桂林時當面條陳的。當時李代總統對此建議頗覺稱意，可是後來他離開桂林後，一直不見有下文。也許我的建議，往後說來，已經緩不濟急了。如果當時能立即採納實施，將政府直接遷往昆明而不遷重慶、成都，耽擱時日，仍有從容部署時間，並能收容許多部隊，及爭取空間。美國或能幡然覺悟，改變政策，一如爾後對韓戰對越戰的熱心，援助我國恢復中原，消滅共禍，亦未可知。(未完)

內容是羅將軍親自執筆的日記，彌足珍貴。

△畫馬將軍葉醉白，遨遊東南亞多年，譽滿中外，於去年經日本，停留數月，然後赴美巡迴寫畫，其作品震撼新大陸畫壇，尤使日本畫道界極為推崇。近將旅日所見以及有感於日政界之短視行徑，特藉「愛憐日本」一文，以舒胸中不平之氣，益以激勵國內同胞莊敬自強，值得細讀。

△汪公紀先生為中外雜誌讀者介紹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日本人認為它是足可比美曹雪芹紅樓夢的偉大作品，讀者可自汪氏文中，試比較之。

△章君毅先生的「衆家老闖黃金榮」又起高潮，寫平劇名伶李春來的一段畸戀，終於釀成驚人巨案，真人真事，曲折離奇。

△名經濟學家、旅美學人衛挺生教授回憶錄，自下期在本誌連載。又蔣君章教授「誓守台南的劉永福」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注意。